

又是一年清明时。时间无情，总会带走一些我们珍视的人与事；时间亦有情，在带走它们的同时把最珍贵的记忆留在我们心间。这里我们选编几篇追忆缅怀故去亲人的文章，在深情的追忆、真挚的告白中，让爱的追思淡化哀伤，将思念沉淀为生命中恒久不变的珍藏，并懂得更加珍惜亲情、珍惜眼前的幸福。

清明

无法抵达的呼喊

□陈栋良

我从小就没有妈妈。奶奶告诉我，我妈生我时大出血去世了。可是，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的路上，几个高年级学生突然拦住我、嘲笑我，说我妈是傻子，我是傻子生的孩子。当时我气急败坏地和他们厮打在一起，身上的衣服都被撕扯烂了。我到快天黑时还不敢回家，害怕会遭到父亲的责骂。走到家门口，奶奶已经在迎接我了，看到我满身泥土，赶紧上前去问，我边哭边把事情原委给奶奶诉说一遍。

奶奶拍拍我身上的土，把我往怀里搂了搂，轻轻对我说：“孩子，你妈妈回来了，他们说得没错，你妈的确是傻子……”犹如晴天霹雳，我大声哭喊着说：“我妈不是傻子！她不是我妈！”

闹腾过后我不得不接受现实：我妈是个又聋又哑又痴癫的女人。她披着散乱的长发，鼻涕流到嘴角，只会对人傻笑。我简直恨死了这事实，恨死了这世界，恨死了这个家！

后来爸爸和奶奶给我讲述了事情的真相。因为家里穷，父亲娶不到媳妇。后来有一天村里跑来一个又聋又哑的傻女人，为了能给家里继个后，奶奶和几个大娘就把这女

人领回了家，和父亲成了家。母亲生下我之后不久就离开了，从此杳无音信。每当我问起母亲时，他们就告诉我母亲生我时难产死了，这是为了不让我心灵上受到创伤。

就这样我开始和傻子妈妈在一起生活的日子。我去上学，傻女人老是跟着我，我回头看她，摇摇手让她别跟着我，她除了傻笑还是傻笑。放学的时候，我准时能在学校门口看到她。我不敢抬头，生怕她认出我，也不敢和别的学生走在一起，怕人家说我是傻子的儿子。渐渐地我没有朋友了，每天上学放学的路上只能和傻女人走在一起。我碰到烦心事经常会朝她发一顿火，她总是歪着头对我笑，还是鼻涕流到嘴角的傻样，我是又气又恨。

转眼几年过去了，我转学到离家比较远的学校，傻女人依然天天陪着我。有一天突然下起了大雨，电闪雷鸣，每一个闪电打来，幼小的我都会抱住头，不敢往前走，内心充满恐惧。隐隐约约中，傻女人仿佛在校门口对着我傻笑，手里居然拿着一把油伞，我知道这是我家用了很多年的唯一的伞。这天我和傻女人同打一把伞在风雨里走回了家。

有一次我去上学，路边一个深坑边有棵枣树，树下散落着枣叶和

几颗半红半绿的枣。我捡起来用衣服一擦，咬一口，还真甜！我开心地笑着吃捡来的枣，傻女人也笑了，她的笑也是那么甜，和往常的傻笑不一样。第二节下课时，我在学校竟然看到了傻女人！我跑过去让她赶快回家，没想到她居然递给我一把鲜红的枣。我愉快地接过来，挥手示意她先回去。这枣可真甜，也不知道她是从哪儿弄来的。

几天后，我第一节下课还没结束，班主任就把我叫出了教室，说堂哥来接我了，家里有急事需要我回家。回家的路上堂哥告诉我，母亲为了给我摘枣吃，爬到树上掉下来，头刚好磕到深坑里的枯树根上，等家人来的时候，她已经断气了。这话就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我身上，我一步也走不动了，浑身没有一点力气，泪水像喷泉一样往外涌。那段熟悉的路也不知道走了多久才到家。看到家里进进出出的叔伯邻居们，我挣脱了堂哥的手，握紧拳头，用最大的声音喊她“妈妈”，有生以来第一次喊“妈妈”，可是她再也听不到了。

办完妈妈的后事，回到学校继续上学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这段悲伤渐渐远离了我的生活，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，这世界最真的是母爱。

点点滴滴都是情

□朱丹

又到清明节。转眼外婆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。还记得接到爸爸电话的时候，我扔下手头的事情，骑上车子便往家里赶，一路上泪水不听话地在脸上流淌。那时我只想早点见到外婆，不让外婆带着遗憾离去。

等我回到家，一口气爬上4楼，外婆的房间里挤满了人。我凑到她跟前，轻轻叫着：“外婆，外婆，我回来了……”外婆用微弱的声音问我下班了吗？干吗随便跑出来？我转过脸去，眼泪夺眶而出。大舅小舅在旁边劝我，说一定要高高兴兴的，外婆已经87岁了，这样没病没痛地走了，也没有遗憾了。

是啊，外婆刚过完87岁的生日就离开了我们。之前，外婆还很骄傲很淡定地跟家人说：“我这个岁数，在老邻居们里排到前三名啦，熬过了好多人呢。”

外婆的这份豁达，曾经深深影响了我。作为外婆的大外孙，在成长的岁月里，我从外婆身上学到了很多。小时候外婆对我严格要求，使我练成了一手不错的毛笔字；外婆不厌其烦帮助左邻右舍，让我学会了乐于助人。更值得我敬佩的是外婆的坚强。外婆50多岁那年，不慎被一辆拖拉机撞倒，小腿骨粉碎性骨折，躺在医院好多天，大家都以为外婆从此再也站不起来了。可是，经过家人的悉心照顾，最后外婆还可以自由出门。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毅力啊！就这样，外婆用打着钢钉的腿，又在人生路上洒脱地行走了30多年。

外婆，还记得您每次当着亲戚朋友们的面夸我孝顺懂事时，我害羞的表情吗？还记得我接到入伍通知书时，搂着您的脖子高兴得跳起来吗？还记得我拿到第一个月工资后，给您买了您最爱吃的糕点吗？

外婆离开的日子里，我真想把过去在您膝下的点点滴滴都汇成一份珍贵的回忆，可是，虽然我们生活在一起近20年，却发现留下的影像、文字寥寥。于是，我只能静静地拿起纸笔，把一份哀思全都寄托在文字里，让这些带着温度的话语，捎去对外婆的思念。

空气一样的父爱

□邢德安

昨夜突然梦见了父亲，他还是生前的打扮和装束，头戴一顶没有帽檐的绒线帽，上边结一个疙瘩状的缨子，穿一身黑色土布衣裤，腰里束着一条老蓝色的带子。我只看到了他的侧面，还和生前一样慈祥，只是一晃就不见了。醒来辗转反侧不能入睡，不觉枕上已湿。

父亲一辈子躬耕垄中，他不算伟岸的身躯承载了太多岁月风霜。他不善言辞，从没发过脾气。家里一切都是母亲做主，以至于有时感受不到他的存在。父亲的爱就像空气，虽然感觉不到它的存在，却不可或缺，体现在每个细微之处。

小时候我们在外村上学，途中要越过一条公路。每当我和小伙伴们打打闹闹成群结队上学去时，总会看到父亲站在不远处悄悄观望我们过马路。在和父亲共同生活的十几年里，虽然他从未对我们有亲昵的表现，但他的爱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。有两件事令我终生难忘。

1960年，全村人集中在一起吃大食堂，伙食按男、女、大人、小



孩定量供应，学生在校食堂就餐，家里不供应饭食。一次，我上课时不舒服，便请假回了家。中午开饭的时候，我看母亲从食堂拎回小半罐菜汤，止不住哭了起来。这时，父亲不声不响盛了一碗，又用筷子捞了一些菜放在碗里，把碗塞在我手里说：“哭什么？有我们吃的还能没你吃的？”我和着泪水喝下了这碗汤。几十年过去了，我觉得这碗汤是世上任何美味都不能比拟的。

还有一次，父亲在地里赶牲口犁地，下午放学后我便提了小篮子下地拾红薯。那时，收过红薯的地在犁地时，生产队要派人跟在犁的后面，把遗漏的红薯拾走，而我们则在他们后面，拾那些被遗弃的拇指大小的红薯和一些粗根须。跑了一趟又一趟，眼看天黑了，我们的篮子里还是空空如也，不由十分泄气。就在这时，东北风悄悄刮起，天空突然飘起雨来，正是农历十月的初冬，顿感周身寒冷。这时，只见父亲麻利地收拾好犁耙、套好牲口，脱下身上的外套裹在我身上，催我赶快回家，而他身上只有一件薄薄的衬衣。父亲衣服上的体温温暖着我的身心，为我抵御风寒。从此，在我的心里，再没有什么貂裘皮毛，能比父亲的这件衣服更温暖了。

1967年初夏，由于癫痫病发作，父亲去世了，那时我才14岁。每当望着天边那抹渐渐消失的夕阳，眼前总会浮现出父亲那刻满岁月沧桑的脸庞；那双无欲无求充满关爱的眼睛，仿佛正透过人间烟云，默默地注视着我们。

